

漢書評林

第四十七本

第九十七卷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一	三	架
漢書門	一〇二	四	架
漢書門	一〇三	五	架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二〇一	五	架
漢書類	二〇二	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1
冊數	50 (47)
函號	279. 6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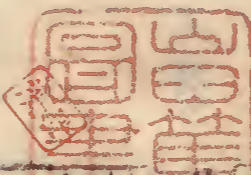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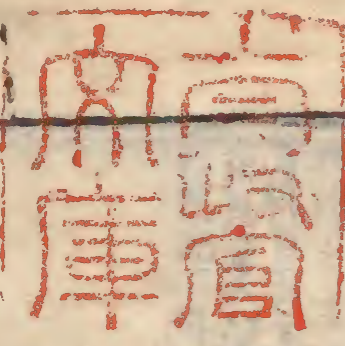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黃震曰班氏以外戚列初叙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稱慘乎何如歟既復以孝元皇后別為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隆按此叙仍史記原文揭一命字立論以後段段暗應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承

法不用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

也以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而生啓也而桀之放也用妹喜師古曰妹喜桀之妃有施氏之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

行丈夫心桀常置妹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

於是湯伐之遂於桀師古曰湯伐桀於南巢殷之興也以有妲師古曰有妲

始祖有妲師古曰妲音高髮音洗而紂之滅也

是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師古曰紂有蘇氏女也美好辯辭

殷致天之罰斬妲已師古曰妲已音高髮音洗而紂之滅也

者由此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

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師古曰姜嫄而幽王之

祖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師古曰姜嫄而幽王之

禽也淫暴似戎蠻偽降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坤

隆按漢與以下
班氏紀后宮爵
位綴于叙之尾

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
欲觀舜治迹以已二女妻之舜春秋譏不親迎師古
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春秋譏不親迎師古
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須來逆女傳曰外逆夫婦之
安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夫婦之
際人道之太倫也師古曰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師
日兢兢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
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
不慎與人能弘道未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
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
好而移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
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
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
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
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
亦君也天子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妾皆稱夫人又有美
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師古曰良善也
人良人八千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

金按如淳注及
類傳亦曰諸侯
相秩真二千石
月得百五十斛
而百官表乃無
此秩此不可曉

也長使少使至武帝制婕妤嫔娥俗華充依各有爵
主供使者師古曰健言接幸於上也行美稱也嫔娥皆曰妾
位也俗俗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
而依秋亭也健音接音予字或從而元帝加昭儀
女其音同耳師古曰昭顯其凡十四等云昭儀以下至秩在
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凡十四等云昭儀以下至秩在
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
侯嫔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
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俗華視真二
千石比太土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
爵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
四百四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上造第十五爵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更音平衡反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其下亦同師古曰左庶長使視六百石比
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使視六百石比
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使視六百石比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

大夫第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

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師古曰滄黎也無滄言

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滄黎也無滄言

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

職夜事令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師古曰家

斗食師古曰斗食謂佐史也謂之半食者言歲不滿百石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甫好相人

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

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生

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

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

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

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主

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

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

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

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

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

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髮鉗衣赭衣令舂戚夫

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

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為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汝此

同皆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汝此乃召

趙主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

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主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

自迎趙主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

五汲

隆按呂皇后張皇后兩傳俱本史記呂后本紀與外戚世家面輔轅之

隆按先提太子為人仁弱為下文護趙王吳戚夫人張本提呂后為人剛毅為

下文鶴趙王張戚夫人張本

隆按呂后發戚大人鶴趙王此序所謂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暗與命字相應

盧莽治曰讀呂
后傳管怪其鳩
趙王如意人疑
戚夫人及其
被手霸上也過
叔道其蒼狗城
其脈因病脈而
崩五行志以為
大禍子則曰此
殆人禍歟

李德裕曰楊子
雲美辟疆之覺
陳平非也若以
童子庸敏善瑞
呂氏之情奇之
可也若以反道
合權以安社稷
不其恃哉投兵
產後幾危劉氏
皆因辟疆啓之
向使留侯而在
必爲幾矣

隆按其哭迺哀
與上哭而泣下
下相應

梁替曰高帝豈
不知毒流至此
說說者謂良平
之救高帝往往
悉小以就夫晉
獻之驪姬秦皇
之扶蘇高帝審
之矣然獨恨
高帝之剛明有
所未盡者幸於
糟糠之愛而忽
戚宗之禍乃奉
奉然爲周勃以
安劉賢周昌以
重趙所謂惜天
之執已成乃欲
以一手障之吁
何益哉
隆按漢祚卒移
外戚由朝廷尊
寵之過制以故
每傳必善爲列
侯若干人教史
氏蓋有微意云

城疑成

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遂帝
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
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今藥也
禁反音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鞠之域
曰人瘋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瘋帝視而問知其戚
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
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
如太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
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
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
解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
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

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
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
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及燕靈王建遂立
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城侯釋之子
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
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
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
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
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
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
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
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
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隆按萬方終無
子即叙所謂既
離合矣或不能
成子姓也亦暗
應一命字

王維楨曰然而
無益也可叙所
中斷語令而有
味

隆按薄姬以下
五傳本史記文
而益損之

隆按此兩美人
者故相與侯薄
姬初約以起漢
王之問此正不
相忘處
又按相生天子
夢龍據桐皆暗
應叙中命字而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
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
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
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
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
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
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
恒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
牢甚師古曰然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
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
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未央宮之北孝文後元年
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
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
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
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
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漢使曹參等虜魏
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
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
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母相忘已而管夫人趙
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靈臺此兩美
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
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
龍據妾背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

以希見故得由
從代而不見
謂非命也此史
氏微言當于言
外得之

復知曰迎立
仁善故即上殿
之與以有城一
段意

而鐵悉
隆按王后生四
男更病死是序
所謂成子姓矣
而不能要其終
亦暗應一命字

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

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

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

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

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

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

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宗寢廟上食祠如法

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

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所養也廼召復

魏氏師古曰復也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疾者一人

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

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時陵用呂后不合葬

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

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

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心置我籍趙之

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宦者忘

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

音四師古曰嫫音四嫫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

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

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明年

封少子武為代主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是為梁孝

王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於是

隆按少君脫岸崩之厄又卜數日當為侯亦暗應叙中命字又按聞皇后家在觀津與上其家不知處相顧

徐中行曰早建太子教養外戚雖有所徵實為國家不易之法

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今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永奉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厭音甲少君獨脫不死自十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師古曰從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沐具而食之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終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

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權重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

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請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是參錯又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乘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

後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光則

隆按無寵見廢語在王皇后傳

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隆按上策當貴夢日入懷俱暗應合字又按是時以下一段波及栗姬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為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為長陵田氏婦生男盼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

呂相謙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第坤曰即晉驪姬故智

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已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曰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師古曰諸姬子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端應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太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遂案誅太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封皇后兄

漢書卷五十三

隆按後女弟兒
殉亦復入應上
兩女當實句

茅坤曰三嫁之
家而更相廢古
以來所無之事
又曰平原君母
后之外家也以
得從田氏而附
葬長陵亦古以
來所無之事
隆按初皇太后
一段本褚先生
文補入了金玉
孫生一友案
茅坤曰此一段
不知史記之詳
而嗚咽

隆按史記附陳
皇后始未于衛
皇后傳中班史
為立一傳是
又按十餘年而
無子亦應既誰
合矣不能成子
姓句

上

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殉亦復入

師古曰殉音許生四男兒始蚤卒四子皆為王師

反諸婦人之名字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

奇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

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皇后立九年景帝

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

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二人

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

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其侯法初

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玉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俗而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師古曰白帝曰

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

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

帝下車立曰太妹何滅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

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

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申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贊

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

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

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

起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

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

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

幸幾死者數焉各名不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

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太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二百餘人楚服梟首於

...

盧辨治曰后聞
司馬相如工為
文奉黃金百斤
為相如文君取
酒而相如獻后
長門賦以悟主
上后復得幸此
亦可以補傳之
後
隆按號字根微
字不

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
義之序而不可承天命其上爾殺罷退居長門宮
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
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
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
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武帝即位

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被霸
上孟康曰被除也於霸水上自被除今三還過平陽

主主見所得美人師古曰侍儲侍帝不說既飲謳者
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師古曰尚主

侍帝權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還坐驪甚賜平
陽王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軍主拊其

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循之強飯勉之即貴願無

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
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

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
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

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
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

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
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

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
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

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
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

隆按史氏于青
去病封侯處曰
有功曰亦以軍
功見其封子以

椒房故云
茅坤曰子大本
屬平陽王宗詭

者及子夫貴立
為皇后而子夫
弟青適得尚平

陽主此古今來
所無之事也漢
朝婚媾無法復
如此
隆按青尚平陽

主史記載是時
平陽王墓居一
毀詳甚

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八車
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葬也桐柏亭名也瘞音於
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社門外大

樂其園故
號千人聚

隆按史記附李
夫人于衛皇后
傳之尾僅數語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
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期待
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
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
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
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
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

王楙曰追尊李
夫人使配食此

霍光不學之過
若坤曰霍光稱
重等河於帝之
崩猶為曲媚如
此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
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
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帝師古曰媚
與音同謂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曰將加賜千金
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
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歛歛而不復言師古曰轉面
音虛歛音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
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那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
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
好得從微賤受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

隆按更記封禪書不少金羽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至王夫人及寵鬼之貌今班史以此說置李夫人傳中則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矣蓋漢書誤爾

王世貞曰漢武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二言精絕茅坤曰讀詩賦亦絕古今者之作

枚

述

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想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

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

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先安

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脩嫵兮師古曰嫵美也連娟嬌弱也嫵音互娟音一全

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反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

蕪穢兮隱麴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鬱也

脩長也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淒也憯音千感反淒音辰神榮榮以遙思兮精浮游

而出置託沈陰以墮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也墮音千感反淒音辰念窮極之

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朝翔也幼音一少反相音函菱莢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菱音敷子孟康曰菱音敷的容與以猗

靡兮縹飄姚序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音古曰縹姚序愈莊

生歡宴之時也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驩接押以

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按押之權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

也。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

兮，哀衰向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躇，反。執路日以

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反。超兮，西征。昏兮，不見

以。師古曰：昏，然疾意也。濩淫，散克。寂兮，無音。師古曰：荒

恩若流波，但今在心。師古曰：流波，言恩寵不絕也。亂曰：師

日亂，理也。總佳俠，函光墮采榮兮。師古曰：佳，孟康曰：佳，

茸將安程兮。師古曰：言嫉妬闖茸之徒，不足與夫人

反茸音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合。弟子增欷

洿沫悵兮。師古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

言：涕淚交集覆面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末也。

悲愁於息，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嚮

不虛應亦云已兮。師古曰：嚮，讀曰響。響之隨聲，決當

知其是。焦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人蒙被獻，歎

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焦。妍，音也。師仁

既恃兮。孟康曰：恃，平日之恩，知上必感念之也。師仁

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淳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往，不送，情念酷

信合韻。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音新。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

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鈞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

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

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

人，先是其父坐法官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占

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鈞

弋宮。師古曰：黃圖鈞弋宮在城外。大有龍元始三年

陰按史記諸少
孫傳鈞弋獨詳
武帝諸貴及節
又按望氣者言
與手即時伸皆
暗應命字

司馬光曰：當是
時也，皇后太子

皆無恙而命鉞
弋之門曰堯母
非名也是以姦
臣既探上意知
其音愛少子欲
以爲嗣遂有危
皇后太子之心
卒成平靈之禍
悲夫

事坤曰不如史
記原文甚悉可
爲悲涕
胡寅曰鉞夫
人不聞其過以
預防滯亂而殺
之過矣

生昭帝號鉞弋子任身十四月適生上曰聞昔堯十
四月而生今鉞弋亦然適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
衛太子敗而燕王且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
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薨堯鉞弋子年五
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
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上顯恣亂國家
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鉞弋健行幸甘泉有過見讓
以憂死因葬雲陽師古曰今土俗人傳爲女後上疾病乃
立鉞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
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鉞弋健行爲
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二千二百追尊外祖趙
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長承奉守如
法順成侯有姊君始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其
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
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
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
桀奉蓋雖風當屬重師古曰連也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
力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
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
不安日夜憂懼意識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
爲忠由是親近爲待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
光爲大將軍太僕桀爲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
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爲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
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昭帝
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

女

弟坤曰漢書關
關之法如此即
平陽公主之私
董偃故事也

隆安年甫六歲
應上尚幼句

輪疑物

蓋主私近子容河間丁外人師古曰子容字之肩上也

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

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

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向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

外人聞長主內女恣容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

入為后師古曰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

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

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

為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樂侯食邑千五百

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

我婚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

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

婢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益丁外人求侯

師古曰守及桀欲安官祿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

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

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

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且帝兄不

得立亦然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

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暮而

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

日事見禮記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引此言者謂子

由子路之名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

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

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及

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恚師古曰

隆安運書不聽
不許見光執正
而桀等謀殺所
由起云

某坤曰華子當
作摩字讀

而立築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糜之狗當顧覓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懷小也且用皇后為尊一日人主意有所移

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無匹夫此白世之一時

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築安宗族

既滅皇后以存少不與謀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

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

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築安冢師古曰廟記云

上官桀央冢此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

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終多

其帶服也口口終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

力征反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

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

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

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死有良娣有孺

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

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

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

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

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

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

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為

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

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

將軍自有傳

后宣帝諡

劉敞曰元帝尊
上官為太皇太后

隆安王夫人傳
叙求外祖母王
媪一節墓馬母
子相生相隨之
狀如

茅坤曰序主姬
微時不厭棄碎

史皇孫王夫人且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
皇孫皇孫妻妾無寵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自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
葬者唯宣帝得全即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
后祖母史良娣曰及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及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
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
黃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父遠多似類而
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
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妾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鄉王吏得妻更得死嫁為
廣望王媪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
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

謂媪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繡單衣
師古曰繡即今之綉也青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
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
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
載酒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
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宅人仲卿詐曰不也
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
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媪與媪始之柳宿見翁
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自言自訟理不肯行翁須
曰毋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
處皆可自言無益也媪與媪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
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媪音必寐反
與翁須共宿明日媪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

錢欲隨無錢
三隨字意味
相類

隆按辭皆驗悼
后母明白與上
似類而非是句
相類

邯鄲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矣。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二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從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木

號廣明故原太子傳云皇孫及上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曰奉明 罷涿郡思

成園王氏侯者一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

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輦以被其馬發覺吏

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後

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其

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絨

封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此有廬舍在廣漢索不得它

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師索廣漢坐論為鬼薪輸

掖庭後為暴室晉天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

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

隆按卜相嘗大貴暗應序中命

隆按曰公卿心儀則霍氏謀立

知指則宣帝不得明言之情已見日既立矣而光始封為君意此豈宣帝心哉史氏謂霍氏禍萌驂乘子獨以為立后一節霍氏禍根也他日

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

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

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以

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

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鳥溝反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

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齊夫有女迺置酒請之酒酣

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

材下劣尚作開內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

反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

捷行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

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師古曰亦未有言上乃詔

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自立許捷行為皇后既立霍

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也師古曰從因也

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厚于行者霍氏所愛嘗入

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

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

因生心辟左右師古曰辟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

事如淳曰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亦欲報少夫可

乎謀欲許衍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

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

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犬故十死一生師古曰

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師古曰去謂除去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方事成

人及

富貴與少夫共之師古曰與衆醫行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與衆醫

共雜治之人有先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

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行良久曰願

盡力即擣附子齋入表定宮皇后免身後行取附子

并合太醫太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有頃曰我

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對曰無有遂

加煩懣崩師古曰懣音行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

到亦未敢重謝行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皆收繫詔獄効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行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

上署行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許后立

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後

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

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

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

子絕葬南園勿置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

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

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

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放君衣補師古曰謂縫

也為音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

微賤登至尊日浚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

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

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疎體敬

而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

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巖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

陰按追復許后
事與霍后比並
形容史氏蓋深
惜之

茅坤曰后之陰賊乃如此

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
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為王和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
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
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
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
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以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置綬有司霍后立
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廼
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監田初霍光及兄驃騎將
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
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王彙曰叙立王正以謹真

無字故卒無寵

隆按所當通輒死亦昭應叙中命字

長陵傳爵至太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
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
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
為婕妤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
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
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
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
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中成侯立十
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
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
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
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
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

漢書卷九十九

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
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
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為墳王奉光
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
朕之姑深念奉質共修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惟
邛成共族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族曾孫堅固
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漢書評林卷九十七上終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漢書評林卷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隆按傳王皇后以別有傳不詳邛獨次家凡十侯五六司馬外戚莫盛句益恭所以嘉漢者以此故特揭而言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下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祠外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權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二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

隆按兩次失之庶序中不能成子姓可且伏後上無繼嗣

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

事一本无重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

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

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之弟蓋侯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

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

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索賜黃金二百斤以持進侯

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

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

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

也糲粗米也師古曰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

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

當託沔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沔與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妾主其官數

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廼壬

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

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皆如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

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

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門也

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

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

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搃手不得今言無得

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

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言妾家府亦不

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

官

真德秀曰奇后

所上書輕揚浮

驟登其致禍

后之詞繁然其謙約守盈之義鮮矣特谷未董以天變日蝕委之后宮一節恭出于史王氏之權而移之后官抑不思王鳳以下獨非椒房之近幸乎語所謂究之避廢於具首不於其用也

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言妾家府亦不

若坤曰實見

當得妾竊或焉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

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

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

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

音皮義反也設妾欲作其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

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師古曰言或有所臣吏伎佞必

欲自勝師古曰宦使奄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以

不急事操人之時也操持也音千高反況今日日

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

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內邪若

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舊故

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

補已而習易其中師古曰此繒繒待別詔在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左右多竊怨者甚則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

戴侯敬侯比得蒙恩以大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

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直豫言使后知之

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其萌牙所

以約制妾者恐失入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今但

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

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

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

為比例而正依竟寧前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

可邪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故時酒肉有所賜

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

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

此篇細領

茅坤曰可見元成時絕不知王民之權移漢作也谷宋張禹孔光董之勇通天矣

是師古曰當多事率眾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也類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

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曰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

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

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變異為眾莫若日蝕大白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

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

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

難將相大臣裏誠秉忠唯義是從師古曰裏又惡有

上官博陸宣成之謀師古曰上官陸宣成也博陸

人顯也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

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

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

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

何以塞之曰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

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

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

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

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

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

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

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師古曰謂

陳持師古曰謂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師古曰謂

曰大章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

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

隆按斯昭陰盛句結應陰侵陽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咷

音挑解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郵百

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

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

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

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

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

月己亥日鉉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

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 猶戊也亥復

有食之既故詔引以為言索先各反已猶戊也亥復

水也張曼曰已戊皆中宮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已虧

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

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足以迫切不救之

患日寢農桑谷收灼灼若此豈可以勿戒書云高宗

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 祖已日惟先假正正厥事

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即

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已也 今皇后有所疑

便不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

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

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 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

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

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

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

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與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

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 君子

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

隆按以上承向
求之言猶指許
后以下方入所
報之事

豎按何戴侯也
句以后疏有戴
侯敬侯皆得蒙
恩何故云

直德秀曰劉向
上列女傳雖為
女宥然指陳
王氏之禍尤深
切成帝知損許
后之奢而不知
抑王氏之替豈
善言者抑詔
辭深厚爾雅度
非欽承董不能
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太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

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

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

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於太后制度乎。婦不

可踰姑也。惡音烏。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

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師古曰

謙約。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推

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養

名顯行。以息眾譴。師古曰譴譴衆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有法

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

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

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

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誦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師古曰謁。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

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昭臺宮。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

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

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下

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

帝外祖。魂神廢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

平恩侯。且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

后姊嬖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嬖者后

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嬖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

諂謾。師古曰諂。感亂也。謾。發覺也。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

隆安數通書記
與前昭憲善史
書相應

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

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

增成第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有男數月失

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蓋載婕妤辭曰觀

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

女今欲同蓋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主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

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窈窕德象

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

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

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喻越禮制寔盛於前

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二年趙飛

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晉及主上

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

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枕詛主如其無知愬之何

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閱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

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居

用反養音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

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師古曰何登薄

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

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念息兮申佩離

王蓋曰婕妤辭同蓋載語綽有鷄鳴婦人之風

隆接婕妤豈不知平進而得幸而因之為寵也耶蓋其退處之

狀矣不待趙氏之始始自危而求其養子長信也

盧辨治曰婕妤漢室一士女也讀其賦誣數語

者無罪聽之者不增使移其諱於庚太子何至于有江充平蠱之禍耶

其坤曰賦之藻思當勝相如

念疑亦

以自思師古曰息言懼而喘息也離往衣之帶也

陳女圖以鏡監今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今

張曼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哀哀張閭之為美皇英之女虞今祭

任妙之母周妻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大

虞武王之母也女雖愚陋其靡及今敢舍心而忘茲

師古曰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

逝不留華色落痛陽祿與拓館兮仍緦祿而離災服

也蕃音扶元反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離遭也豈妾人之殃咎兮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幽

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莫猶被覆載之厚德

讀日暮一日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厚德

今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奉共養

干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未流謂恩顧之共

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音灑掃音先到反

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

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

今禁闈局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華殿塵兮玉階浩

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音蓋萋音妻廣室

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音來東反感

惟裳兮發紅羅紛綵今紉素聲風動發帷裳羅綺

也絳絲衣聲也絳音千賄反綵音蔡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今誰為

祭師古曰覲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慕赤地也師古

則想君履慕之跡也慕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

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黜黜狀若雲顧左右兮和顏

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

以瑇瑁覆翠羽於玉徹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

上見師古曰孟說也

漢書卷之五

唐順一曰直叙

茅坤曰趙后帶

寵者推濁亂中

官甚且妬絕後

嗣罪案如山而

漢書曰載詳而

不暇假令子長

為之當必益然

若水壺秋水眉

髮可敷也

隆按二日不死

亦含序中命字

意

隆被帝之封長

以長得太后指

故而實非以前

白麗昌陵功故

無限委施

王維楨曰極叙

昭陽宮容麗形

浮已獨享今高明處生民今極休師古曰享當勉虞

精今極樂與福祿今無期師古曰此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

古今有之師古曰綠衣詩刺風刺妾止借夫人失至

成帝崩健仔充奉園陵豐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賜阿

母不舉三白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

阿平原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

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健仔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

趙健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

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健仔父

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以後寵少衰而弟絕

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師古

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

物一再若漆者謂之指漆指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

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切皆銅杏冒黃

黑髮盤朱髮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杏冒黃

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杏冒其白玉階師

殿階所由師古曰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師古曰藍田壁明珠翠羽

飾之師古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

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

壁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

音江師古曰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

隆按卒皆無子
應叙中不能成
子姓句且伏後
殺許美人反曹
官所產子案

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

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

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

茅坤曰成帝暴崩必以多慾故稍昭儀焉得有壽死之事語所謂其非分之福必蒙無辜之災是也

曹順之曰飛龍是之司隸

為丞相已刻疾印書延拜之文昏夜平善鄉晨傳給鞞應劭曰傳著也師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

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

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一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庶子子隱不見

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皆不言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官

婢曹曉道房張弄故趙昭儀御者下客子王偏滅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

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笑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

閭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絲

方底師古曰綠厚縹也綠其色也方底盛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

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滅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也音苞承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

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

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

隆按知是何等兒也與誰兒也相懸

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容陛下

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與反字本作慳其音

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撰乳母告善養

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奔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

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

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

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蹠書鄧展曰赫音兄弟爛稿之

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閱蹠曰告律能努力飲此藥

不可復入女自知之讀曰汝女偉能即宮宮讀書已

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

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今兒安在危殺

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

危 應 隆披我兒男也 與母問男女相

過師古曰言我知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

舍死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晉灼曰縊音縊轉之

古曰縊絞也武皆表奏狀弃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

也音居此反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

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

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一歲再三召留數

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棄子其十一月乳師古曰

子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

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師古

所居師古曰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

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

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

得兒而注也師古曰對怨怒也搆以頭擊壁戶柱從

以手自搆師古曰對怨怒也搆以頭擊壁戶柱從

裏古懷

中宮汲易地

通鑑下有秋字

謂反作為

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

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

言約不負女師古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

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

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

有以予安受來置飾室中簾南師古曰簾也音廉美人以

葦蔭丁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嚴嚴持篋

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

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

昭儀在須臾開戶噉安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縹方

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

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

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

阿侯家婢王業任嬖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嬖詔

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梓宮未大斂也倉

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

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子業等各且十人以

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

吾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

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

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下

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忠禍相及皆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

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

將軍貪着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

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

王維稟曰生着
公在赦令前一
句而下目歷奉
功不得赦者明
昭儀不當泥此
例也

茅坤曰耿直之
所難非止論郎
于朝廷有裨

唐順之曰強詞

曰言汝脫不能獨
為勿漏泄其語
案永光二年男子忠侍發長陵傅夫人塚事更大赦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
秋舒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
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詩逆罪
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惟懼羣下
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
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
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
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

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
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
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適
有非當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
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特國師古曰未權柄之重制
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
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
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
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斬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
謂幼乃欲致征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接安
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接引也金
也接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海廣迺
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誣汚先帝

傾

常

漢書曰東萊
諸君有此疏知
休僅有定廣將
順以下救語耳
若前所云其
然

隆披頗得趙太
后力應前私賂
遺趙皇后昭儀

隆披未接書
作給與書有號
曰燕燕相應

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如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
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在夫功不合
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
盛矣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
能及哉且東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
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呼
從以求交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
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此臣所深痛也
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
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詢議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
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
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
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因趙太后趙太后
亦歸心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恩也故成帝母
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
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
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誣天犯祖師古曰祖無為天下
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徙居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
闕師古曰請闕也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
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
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死
燕家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

三十五

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官門銅鏡也師古曰鏡讀與環同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潁川人蚤卒母更嫁

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暉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

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

久有材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醉地皆祝延

之師古曰醉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產一男一女長年也醉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

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

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

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

躬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

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

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

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

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自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女

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

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

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春秋不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

親不當謝大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

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大傅

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

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

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

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養陛下不得復顧

隆按特下傳太后躬自養視句伏後至太子家

又按賂遺趙昭儀此指傅太后有材畧處上亦自器之應前尤愛于上句

某坤曰何適而謝為

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道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朝之前曰殿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太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昭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隆安丁傳以一
二年間一毀
敘事于着議論
作斷案為下文
有舉奏丁傳罪
誣詞而先為之
洗刷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女孫師古曰

儒林傳丁寬家在山陽琅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

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姓張氏

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

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

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

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

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

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

丁傳以一二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

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執上

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事昔李

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

見前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

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

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

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

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

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天太后壘

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

母及丁姬冢取其壘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

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太后以

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

為致椁作家師古曰致祠以太牢謂累也護既發傅太

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

此
莽曰暴惡如

漢李作本

代

王禧曰時有燕
數千銜土投丁
姬穿中哀帝尊
制固當裁定然
非以私意為之
至道天理而
燕之銜
土甚類臨江王
志壹之動氣也

王補植曰獨載
師丹教語以其
言卒驗云
坤曰責之暴
則奪之亟

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復奏言前共
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
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勝妾也。臣
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
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
姬棺皆名梓宮，珠王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本棺代
去珠玉衣，葬丁姬。勝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具
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
四夷九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
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師古曰：案
周棘也。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謂墳中
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
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

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
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
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
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
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
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
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
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禮以
其妃配也。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
坐於左而並食，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
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
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
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健行，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

隆按將叔猛獸
之亦助儀斬于
徒行內龍與傳
昭儀等句以表
其意之獨異云

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
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徒行內寵與
傳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
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徒行
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
當熊徒行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
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
年夏馮徒行男立為信都王尊徒行為昭儀元帝崩
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河平中
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
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
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青
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皆青師
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詵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

原

隆按素常怨馮
太后與上傳昭
儀等皆慙句相
應

茅坤曰誣暖之
詞

象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
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
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
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
后太后即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
亥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
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
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
者令姓名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
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
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暨徐遂成言習
君之曰武帝時暨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
曰刺
治謂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
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九

陸按熊之上殿
上句即正所為
愛傳太后指

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迺
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更何用知之是欲陷我
效也師古曰效迺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
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
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
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
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
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
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入大辟為
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復爵邑幸蒙赦令請免
為庶人徙合浦云

王維傾曰以帝
為成帝後一段
是下文所謂隔
絕衛氏事
茅坤曰恭不思
本外家乎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
子豪女弟為宣帝健行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
行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
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
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
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顧國權徵丁傳行事以帝
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
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
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
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
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
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
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
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曰中
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似陳故定陶傳太后

條以

及制

月作中反

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其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伊聖人言壞亂法
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
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
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
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
永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
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則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
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乃月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傳
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守復
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守盡誅衛氏支
屬衛竇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后在

山孝王后也王莽篡國歷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后

必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
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移霍
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心
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
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
大司徒馬官六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
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
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素裳也朱衣
履積之若今之襪為也以禮雜上筮太牢祠宗廟
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
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宮

師古曰日本自莽第以宮豐散授皇后璽綬

曰綬所以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

也音頻入未央宮則殿羣臣就位行禮太赦天下益

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

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

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

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

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

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為皇太后二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

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孌有節操

師古曰婉順也孌靜也音烏高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

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

者疑石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節將

往問疾師古曰豫盛節也音丈又音象一曰后大怒

笞鞭其笏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

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

靡不同之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而好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

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

外戚後庭色寵者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

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功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

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

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噉

呂相善曰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諛美惡蓋實

是物也縱恣有大于此者乎

王莽曰文約而中尺度矣
吳京曰謙則致福而保位全家
盈則致禍而夷滅放流此贊之大致也

呂相善曰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諛美惡蓋實是物也縱恣有大于此者乎

漢書卷九十七

茲行事變亦備矣。

夫漢之興也。高祖受命。天下歸心。雖有變故。而無所損。此其所以長也。然高祖受命。天下歸心。雖有變故。而無所損。此其所以長也。然高祖受命。天下歸心。雖有變故。而無所損。此其所以長也。

夫漢之興也。高祖受命。天下歸心。雖有變故。而無所損。此其所以長也。然高祖受命。天下歸心。雖有變故。而無所損。此其所以長也。然高祖受命。天下歸心。雖有變故。而無所損。此其所以長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七下 終

